

脆弱

醫學六 廖培劭

你步入急診的診間，不是病人，不是家屬，不是護理師，說起來也算不上醫生，只是個不上不下的實習醫師，有些人禮貌性地稱呼你作醫生，更多情況下，他們稱你作 intern（實習生）。

現在才下午四點，急診室裡的人尚不是很多，通常要到下午五點過後，門診關診時，又或者晚上九點，院外的診所也關門了，人潮才會湧現，更何況這裡是兒科部急診，這時小孩差不多要下課，父母也要下班了，大概都會再忍一下才來就診。

所以你向主治醫師打聲招呼後，很快就和前一班的實習醫生交接了病人，大多是暫時留院觀察的病人，不會有什麼大問題，重要的是現在沒有人在候診區等，所以你有時間好好研究交接過來的病歷。

「學弟，聽過鬼故事嗎？」主治醫師忽然拍了拍你的肩，你嚇了一跳，以為自己做錯了什麼，轉過頭才發現，主治醫師不過是因為暫時沒事做，所以和兩位住院醫師聚在一起閒聊，而她們現在正邀請你加入。

「聽過一些。」你回答地模糊，因為不確定接下來的問題會是什麼。

「鬼月嘛！我們剛剛聊到最可怕的鬼故事。」其中一位住院醫師學姊說道，你在兒科部見過這名學姊，應該是兒科住院醫師。

「對啊！學弟聽過最可怕的鬼故事是哪個？」另一名住院醫師學姊答腔，你在兒科部的這幾周下來，並沒見過這位學姊，所以大概是急診部的住院醫師，不過也可能單純是你沒看過而已。

「到朋友家，然後發現床底下有個拿刀的男人……這之類的？」你勉強說了一個，一如既往，你對不確定的事總會保留三分。

「那是都市傳說，學弟該不會不知道什麼叫鬼故事吧！」主治醫師笑了笑。

「說到都市傳說，學弟聽過關於鬼月開刀的都市傳說嗎？」那名兒科的學姊又開口，帶著點惡作劇的口吻「有人說鬼月開刀總是死亡率特別高，但其實那不是因為鬼月，而是……」

「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都換了一批吧！」那名大概是急診部的學姊興奮地接口，其實你早聽過了，因為農曆七月也正好遇上醫院的輪替，所有職員都升了一階，在新的一階都算是生手，失誤可能也因此變得特別多。

「說到醫院的都市傳說，讓我想到那個老故事。」主治醫師微微一笑，接著說「偶爾醫院都會遇上幾個病人，說自己不躺死過人的病床，這時醫生和護理師就會很無奈，畢竟病人進進出出那麼多，誰知道哪個病床沒死過人哪！」

「這又讓我想到一個故事，不過是個冷笑話。」兒科的學姊急忙舉起手「說是在某個國家，醫院每死一個人，就得升起一顆氣球，每家醫院少說都有幾十顆，只有一家診所升了三顆氣球，一問才知道，那是昨天新開的診所。」

「我覺得話題扯遠了。」那個貌似急診的學姊揮揮手，毫無預警之下，她的目光落到正傻笑著的你身上「重點是，學弟有什麼可怕的鬼故事嗎？」

你來回看了看眼前的幾位學姊，最後搖了搖頭：「我沒聽過什麼鬼故事。」

你當然聽過鬼故事，但也能理解你為什麼不說。因為那勾起了你最懼怕的回憶，或許也不該稱作回憶，而是一種心魔。

或許是因為當時的流行，約莫是在托兒所的年紀，那時你還和爺爺奶奶住在那棟不算寬敞的老房，而你也到了大約能記事的年紀了，所以你記得那台陳舊的電視機，也記得它總播著一部連續劇，內容大概是說著民間的怪譚。你忘記自己為什麼沒吵著要轉台，或許他們不願意，又或許，是你還沒懂事到明白電視是能轉台的。你只記得自己很害怕，你怕那些帶著藍光又畫著嚇人妝的演員，你怕他們用怪腔怪調的口音追著人索命。

所以你在學校總是特別乖巧，但是老師和父母都不知道，你其實有個小秘密：離開電視後，你有時還會見到那些散著藍光的孤魂野鬼，你害怕，所以只能當個乖小孩，因為聽說他們只會為難壞蛋。

但你總會看見他們，你會開始後悔白天犯的小錯，然後轉身往人群的方向跑去，內心不知道在跟誰說對不起，接著你會想起那個關於虎姑婆的傳說，於是你只能閉上雙眼，在心裡默念：我很乖，我很乖，我是乖小孩……

等到回過神來，你總是全身顫抖、汗流浹背。

這就是為什麼你儘管害怕，也一步都不敢離開老家的電視機，因為你無法離開人群。你陷入矛盾，因為只要一離開人群，鬼魂就會追著你，但是繼續待在電視機前，那些新出現的鬼魂又會一個個跨出螢幕，增加你在寂寞時的注目。

不只電視，也包含那些口耳相傳的鬼故事。

當別人說拍肩回頭時見到斷手，你被拍肩時就有了逃跑的衝動；有人說夜裡抬頭看到有張臉在樹頂上笑，夜幕低垂就見你來去總是匆匆；聽了那個關於浴室少女的傳說以後，你洗澡往往省略了洗頭的步驟。

就連那個關於床底的都市傳說，光是說

出口，就耗費了你大量的精力。對你來說，那些都是鬼，不只是長得青面獠牙的那些，電影裡的那種瘋狂殺人魔也是，因為只要你見了一次，他們就會陰魂不散好一陣子。

隨著年歲成長，身邊的鬼也漸漸地少了，不是因為你變得更加懂事，不過是因為你漸漸不需要用電視機維繫人群，即使電視偶而還是會出現那些嚇人的鬼，但你已經有能力轉身離開。

但你還是一直都很乖，那樣的童年陰影實在難以抹去，儘管回憶淡了，你的內心始終籠罩著一層陰霾，深怕一不小心鬆懈了，閃過一絲對神靈不敬的雜念，那些鬼怪就會重新降臨，壓得你喘不過氣。

於是你總是戰戰兢兢地活著，待人總十分和氣，不與人起衝突，即使被人佔了便宜也忍著，就怕某個靈體誤會了你，以為你無端發怒了，以為你放肆了，以為你終於逾矩了，接著它們便會現身，揭示你的獎懲。

還有……

就這樣吧！你說。雖然到目前為止還算可以，但如果繼續這樣下去，肯定會走到那個話題，那個你一直埋藏在心底，至今還不想碰觸的禁忌。

急診室的人漸漸多了起來，學姊們也不再有閒暇談天，除了主治和住院醫師之外，你也必須開始協助料理病人，而學姊這時也沒辦法在旁邊看著你，只能先大略幫你看過轉診病歷，給你來個行前教育，或者等你初步問診後再做討論。

傳送文書的大叔進了門，遞了本紙本病歷到你右前方的矮桌上，主治醫師這時走了過來，順手拿起病歷，看完後笑著拍了拍你的右肩：「學弟，恭喜你，是psychic。」那是醫界約定俗成的簡稱，代表待會是一名精神科的病人。

「給你接，行嗎？」主治醫師饒有興致地翻著病歷。

「還行吧……」你告訴自己，沒有理由不行。

「是十七歲的男孩，和路人打架，被警察強制送醫。」主治醫師一點也沒懷疑你的能力，立刻將病歷推向你，彷彿剛剛不是疑問句「病人有在我們的精神科追蹤，確認不是腦部感染或創傷後，就照會他們。」

「好。」你不驚訝主治的果決，因為你對自己也有自信。

「還有，在送上去之前確認好有沒有外傷，處理完再送去給人家。」主治醫師說完這段話後，便離開走向後面的小隔間，那裡還有許多炸彈等著她料理。

你把頭探出診間喊了病患的名字，也隱約聽見有人應了聲，於是你回到電腦前，把預想的流程再梳理一遍，時間算得恰到好處，在你為思緒收尾時，響起了腳步聲，於是你轉過頭，看到一名身穿制服的男高中生，制服上還沾染著血。

你傻愣住了，以至於忘了該如何開頭，也沒注意到高中生身邊的中年婦女正對你點頭致意。身為醫療人員的你不該害怕血，尤其是已經風乾、而非汨汨流出的血。但是那在你眼裡不僅僅是血，或許是同樣涉及科學與生死的關係，身處醫學領域的你也喜歡看刑偵劇，此刻你看著他身上噴濺的血滴，大腦不受控制地還原起案發現場的模樣。

他是用拳頭，還是用刀呢？你希望是拳頭，因為如果不是，對方可能已經死了。在他身上的血痕是血滴飛濺的痕跡，一滴代表一下，兩滴代表兩下……那數不清的血痕，你已經不敢去想。

「請問這次是為了甚麼原因而來急診呢？」你終於找到了那句標準的開場白，盡量把視線從血痕上拉開。

「你好，醫生。」意外地，對方極度恭敬地回了話，坐著的身體還稍稍向前傾「是這樣的，我放學的路上看到一個小混混在騷擾女高中生，所以上前去制止，結果他很用力地推了我，我一時氣不過，就打了他，然後他也打了我。」

意識狀態清楚，能有條理地敘述事發經過。

你飛快敲著鍵盤，用英文在電子病歷系統上寫下這句話，同時感到迷惑，因為這聽來似乎沒有一點不尋常，原本那頭在腦海中的兇殘野獸，成了好萊塢擅長塑造的冷硬派英雄。所以你轉過頭，想確認眼前的男孩是否會就此不同。

然後你又看到了血漬，一滴代表一下，兩滴代表兩下……幻想中的擊打一下一下地衝撞你的腦門，忽然感到有點暈眩，於是甩了甩頭。雖然你的目光已經轉向電腦螢幕，但依稀看見一朵朵血花在你打過的文字間綻開，漸漸溢滿。

說說血衣吧！

你說別說了，雖然不確定會說到甚麼，但只要一提到這兩個字，你的心底就會猛然一抽，即使在不認識的人面前，你也會小心避諱。

儘管你極力壓抑，但你十分確定，今天又會是個難熬的夜晚。

你害怕的，是那個穿著血衣的小女孩。

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，在那群各色各樣的鬼中，多了這樣一個身著血衣的小女孩。就在想著這些話的當口，她又出現了，她就在那間放著各式器材的準備室裡，你很快避開了視線，等護理師開燈進門，你又發現她不見了。

總是如此，平常相安無事，但只要你意念稍有鬆弛，她就會趁虛而入，或許是迴廊

的轉角，或是空無一人的電梯。

於是你害怕電梯裡的鏡子，因為每當電梯開門，它就會照向深不見底的長廊，你總覺得只要細看，就會看見那個穿著血衣的小女孩站在盡頭的黑暗裡。於是你有意識地在電梯開門時低下頭，進入電梯後又快速轉身面向門口。雖然如此，你也總會感覺到，自己的眼角餘光似乎瞥見了那個女孩，同時她也正望著你，或許就衝著你微笑，但她不會再更進一步了，就只是望著，然後笑。

其實你也不確定她究竟有沒有笑，因為你總是眼角瞥見她，就立刻反射性地閃躲，當過了許久你終於下定決心，回過頭卻發現她早已消失無蹤。

你不確定她的表情，甚至不確定她是不是穿著血衣，又或者只是紅白相間的小洋裝，又或者那應該比較像暗沉的血漬，這麼一來就容易和陰影弄混了，而她又總是出現在陰影下，說不定到頭來那就是一件白色套裝。

你不確定自己為什麼總是閃躲、總是害怕，說起來，即使穿著血衣，那個小女孩也不比其他鬼怪可怕，你見過一個斷頭的人捧著自己的頭，也見過嘴角裂至耳下的女厲鬼，那都恐怖得太多太多，為什麼那麼害怕小女孩，你始終搞不懂。

你不知道這個小女孩究竟是怎麼來的，甚至你一直避免去追究她的來源，害怕像其他鬼故事一樣，當你越深入，那個形象就越明顯。奇怪的是，不像其他鬼怪會隨著時間逐漸淡去，這個小女孩一直都在那裡。那個小女孩成了你生活中的一部份，成為你心底的秘密，你漸漸把她和那些童年鬼魅區隔開來，這麼多年來，甚至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相處模式。

然後，你想起了高中的畢業旅行。

在飯店的第一晚，你和一名男同學同住，回房時，你總會先按門鈴，你笑說是怕房裡

有小偷，按門鈴好讓他來得及走，才不會狗急跳牆劫財又劫命。那名同學沒笑，反倒一直眉頭深鎖，幾次下來，他終於開口，要你別再那麼做。

因為你看起來像認真的。

他這麼說，你還是打哈哈，拍了他的肩笑他傻，不過之後你的確不再這麼做了，因為他是對的，你的確是認真的，只是害怕的不是小偷，而是那個血衣小女孩，你相信她在房間，按門鈴是給彼此方便，誰也不打擾誰。

於是，當你走過空無一人的長廊，總會製造特別巨大的聲響，你會在洗澡間哼歌，會在廁間拍著腿打拍子，孤獨時的你總特別躁動，然而誰也不知道為什麼。

「所以是怎麼回事？」病人走後，主治醫師從隔間走出來。

「他在路上看到有人騷擾女高中生，上前制止結果被對方推了一下，一時氣不過就打了對方。」你熟練地向主治醫師匯報「意識十分清楚，情緒也十分穩定，病患自述一直有按時服藥，排除腦部感染和創傷，也沒有看到外傷。」

「所以只是個耿直的孩子啊！」主治醫師望著門口說。

「嗯……」你一時反應不過來，因為那個工作時總是一板一眼的主治醫師，這次竟然忽略了你井井有條的評判，而是做了情緒性的感嘆，於是你拐彎抹角地提示「現在要照會精神科嗎？」

「啊！他身上一點外傷都沒有嗎？」主治醫師這才如大夢初醒般說道。

「的確一點外傷都沒有。」你回答，你和主治醫師一樣驚訝，於是又忍不住想起了好萊塢的超級英雄，那些人猶如銅牆鐵壁，縱使被拳打腳踢，也總能毫髮無傷地全身而

退……但就在此刻，那件血衣又浮現在你的腦海裡。

一滴代表一下，兩滴代表兩下……

「腹部也沒有嗎？」主治醫師有點懷疑
「一定要打開衣服看。」

「我忘了。」你低下頭，心底想著糟了，疑似有外傷的病人進來急診，絕對不能忘記翻看病人的肚子，除了因為最容易忽略之外，腹部的外傷也可能會造成許多臟器的損傷，產生嚴重的後果，甚至可能致命。

「那我們去看看吧！」主治醫師並沒有責備你，直接往門口走去。

男孩和媽媽坐在正對門口的等候區，男孩手上捧著一本口袋書，大概是單字或是其他科目的重點整理，男孩的媽媽則坐在一旁，漫無目的地翻弄著手裡的舊藥袋，並不時左顧右盼，見我們走出了診間，便禮貌性地點了點頭。

「在用功嗎？」主治醫師熟練地做了開場，雖然大部分的病患不會介意醫師在問診後追加檢查，但少部分人還是會顯得緊張，甚至有些人會惡言相向，認為是醫師一開始疏漏了，而今天的確是疏忽了，所以你感到有些緊張。

「我們再確認一下弟弟有沒有外傷。」見到媽媽略略點頭後，主治醫師便直入主題，但一切又如此流暢自然，彷彿沒有任何目的性，你感激她的圓滑，而且從頭到尾沒有人說一句謊。

「喔！他應該是沒有受傷。」媽媽輕輕撫過男孩的手臂。

「肚子呢？對方有沒有打你的肚子？」這句話是對男孩說的。

「沒有。」男孩肯定地回答。

「能解開衣服讓阿姨看看嗎？」主治醫師輕柔地問。

「好。」男孩放下手中的書，有些笨拙

地解著扣子，於是你立刻上前幫忙，內心有些慌張，因為害怕衣服下面藏著大量瘀血，於是你稍稍別過視線，但不能轉動太大的角度，所以目光就落到了那件血衣上……你反射性地別開眼，看見那片潔白光滑的肚皮，頓時鬆了口氣，同時，你也發現自己不再那麼害怕了，把腹部的扣子完全解開後，你注視的不是本該仔細觀察的皮膚，而是攤在兩旁的血衣下擺，血漬像在上面構成了一幅圖，男孩此刻就像隻雙翅濺血的幼雛。

喔！你想起來了，關於血的記憶。

學生時代的你總是很乖，沒人知道為什麼，也沒有必要去探究。對於長輩來說，這是理所當然，他們煩惱的是孩子為什麼會變壞；但是對於你的同輩，你彷彿成了一個異類，因此他們之中總會有幾個希望你能狼狽點。

總會有那麼幾個，一開始只是小心探詢，深怕觸探到某種禁忌，但是隨著不斷深入，他們會發現你只是頭技窮的黔驢，他們在你身旁張牙舞爪，只期待著那不痛不癢的一踢。一開始你會反擊，但幾次之後，你發現那些反擊伴隨而來的只是訕笑，因此你開始隱忍，然而這也只是提升了他們的戰鬥欲，他們一次又一次挑釁，只希望能得到你的反擊。

然後，那件事情發生了。

某天下課，你如往常那樣安靜地看著書，那群人不知怎地又找上門，他們在旁邊來回走著，不時交頭接耳，但又有意讓你聽見他們的談話，大抵是為什麼這人下課了還黏著書，又或者嘲弄著你的文具，嘲弄著筆跡，或者是表情。

過了許久，終於有人按捺不住了，走上前，在你前面的位子轉身坐下，像騎馬般抓著椅背跨坐著，他先是不懷好意地盯著你，過去的經驗告訴你不該去理睬，就連問也不

應該問，沉默是最明智的決定。但這幫人打定了主意，不攪和成功不罷休，於是那人開始翻著你的書，你每翻一頁他便回翻兩頁，於是你所幸闔上書，不過他仍沒停止他的攻勢，硬是把書又攤開來，來來回回翻著。

要是平常，你會選擇隱忍，你會呆坐著看他翻著書，直到他們折騰夠了，所有人都樂了，人群自然散去便沒事了。但那天你沒有，其實那天也沒甚麼特別，忍耐也還沒超越極限，只是你伸出手，決定應該改變了。

你抓住了他的手，把指夾掐入他手掌的肉裡，並且越掐越緊。你預期他會感到驚訝，驚訝你居然會反抗，就像電視劇或電影演的那樣，所有人被這一幕震懾了，之後便不會有人敢再惹你，你為自己贏得了尊敬。

但是沒有，這一幕只引來了人群的訕笑，這就是他們要的，那個老師心目中的乖寶寶終究反擊了，你終究只是個凡人，被逼入絕境時，還是得訴諸暴力。都一樣，你和他們都一樣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你的反擊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。

你發現他在笑，無論你施加再大的力氣，他仍舊笑著，因此你膽怯地鬆開了手，而他無所謂地甩甩手，饒有興致地端詳剛剛指甲掐入的地方，接著冷冷一笑：「見血了，這事不好辦了。」

然後他攢起拳頭，你本能性地眨了眨眼，但他只是攤開書的其中一頁，舉起受傷的那隻手，用力地在書頁上按著血印，你只能看著一朵朵血花在熟悉的文字間綻開，漸漸溢滿……一滴代表一下，兩滴代表兩下。

血漬漸漸布滿了書頁，但那拳頭仍舊沒停下，怕再不久就要成為一片血海。

終於按捺不住，你抽起被他壓著的書，往後一扔。這個舉動又引來了一陣訕笑，抬起頭，只見對方挑釁地看著你，雖然沒有鏡子，但你知道自己的眼神肯定退縮了，你不

會反擊，因為根本沒有反擊的能力。

「學弟，今天表現得不錯。」臨走前，主治醫師拍了拍你的肩，對你這麼說「今天討論的問題回去查一查，有興趣的話，之後可以再來啊！」

「謝謝老師。」你微微一鞠躬，便抱起裝著白袍的帆布袋離開了。

你走出急診室的大門，還在想著那個男孩的事，將他送去精神科之後，就沒有理由再追蹤他的情況了，不過大概也就是調整下藥物的劑量吧！但是為什麼要調整藥物呢？那個男孩真的需要治療嗎？

你想起主治醫師的評語，她沒有理會你流暢的分析，反倒說了一句：「只是個耿直的孩子啊！」會不會，其實她也否認了男孩的病症？或許剛剛應該追問的，但問了大概也不會有結果，畢竟這種事沒有人膽敢說出口。

至少下手過重了吧！看那一身血漬就知道了。

如果是你呢？你會怎麼做？

報警。你很肯定地在心裡回答，但是報警之後呢？你很確定自己不會上前制止，因為在多年的忍讓中，你逐漸拔去了自己的爪牙，而在這個如動物園的社會裡，如果連對抗猛獸的武器都失去了，就註定只能是一只待人宰割的羊。

因為害怕被報復，所以你不肯挺身而出，你不是個好人，甚至也不是像長輩口中所說的那樣乖，因為你所做的一切一切，以及因為忍讓所克制的一切行為，不是出於善念，而只是害怕報復，害怕被你所不瞭解的靈體報復。

如果說那個男孩病了，你同樣病得不輕。

想到這裡，不知不覺你已經走上宿舍前

的台階，你機械性地翻找出帆布袋裡的錢包，用裡面的門禁卡開了門，但是在走向電梯的路途中，你感覺到腳步異常沈重，因為你有預感，她又要來了。

電梯門打開，你很快將視線移向操控面板，按下了房間所在的樓層，又按了鍵讓電梯門關起來，整個過程中你都背對著背後的鏡子，但你心裡很清楚，她就在那裡，不只因為今天見到了血衣，還因為你的心虛。

你看著操控面板，又看著液晶螢幕逐漸跳轉的樓層，你有點訝異地發現，此刻在你內心的情緒並不是害怕不安，而是焦躁和不甘，那樣的情緒就像海綿吸著一灘水，穩固的結構逐漸被打亂，以緩慢卻逼人的速度漸漸崩塌。

然後，你終於轉過身直面向她，她在鏡子裡，而你在鏡子外，你和她之間如同被玻璃隔成兩個世界。你細看著她，以你從未有過的方式打量著，然後你看清了她身上的那件血衣，的確是暗紅色的，不是陰影，但比起血跡，更像藝術家的潑墨。接著你想看清她的臉，卻怎樣也看不清，她的雙眼像裹著兩團黑影，臉上也沒有一點表情，那是一張隨處可見的臉，那是你不經思考就能隨意畫出一張臉……她從哪裡來？這個你一直不敢思考的問題，今晚有了答案。

你向她走近，雖然不像真實的倒影那樣同步，但她也的確靠了過來，然後你將手伸向她，發現她也將手伸向你，接著，隨著「叮咚」的響聲，鏡子裡的電梯門應聲開了，彷彿是某個世界開啟了一道門，小女孩如一縷煙般散了開來。

你踏出電梯，卻立刻跑下旁邊的樓梯，接著你將要往急診室的方向跑去。

評審賞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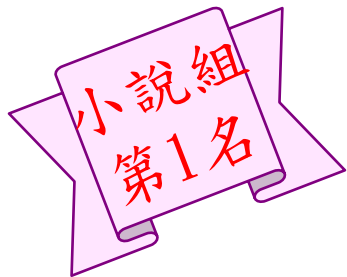

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

小說組

第一名 廖培劭 脆弱

這篇小說講述急診室醫師的心路轉折，背後處理一則霸凌的故事。文字掌握度極佳，故事充滿懸疑性，外在與內在的陰影交織，情節安排十分抓住讀者目光，情緒充滿感染力，全文的節奏掌握妥當，結尾尤其不錯。整體故事生動，開頭閒聊稍零碎，一直寫到少時回憶及糾結刻劃入微，漸入佳境，全文也有合理的科學（醫學）元素。

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1屆(107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廖培劭**

就讀系別：**醫學系六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脆弱**

得獎感言：

這是關於恐懼、勇氣與正義的故事，很幸運獲得評審的青睞，也希望能藉此讓更多人看見這個故事。